

留口
185
8



門
185
卷
2

東坡遺書

波
37
8

從政遺規卷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呂新吾明職

此巡撫山西時作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官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謙自愧必有獨得者甯陵呂坤書

宏謀按有是事始設是官官因事而設事即待官

以理者也世之人動曰官耳而於國家所以設是官與世所以不可無是官之意杳不相屬則由未明於職之故呂公明職一篇循名責實可爲居官者當頭一棒太原論屬語語透關分爲八等使人反觀對照知所決擇其垂戒至深切也或有病其言之太盡者不知先生惟有此不容已之心乃爲此垂涕洟之道細玩之有一字一句不從人情物理體貼而出者乎有一字一句不從世道人心起見者乎正虛人看作口頭話漠然無所動於心豈復以盡言爲病也博野尹健餘先生撫中州時曾

爲刊示余服其深得訓屬之要而流布未遠故復列於此以告同官且亦時時警省用以自勸云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已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各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災獨不恤寇盜不息姦

後政遺九 卷二
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
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
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奢不
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
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饋遺不省驛遞不節虛靡不
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
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願
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
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
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

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
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
民財爲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
書門卑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
足爲輕不足爲重則是官也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前所云
云所賴監司守令其力同心次第舉行爲軍民造無窮之
福爲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
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其
奮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
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新政彙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豔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

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或官吏起送保結或復命覲智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爲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

取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
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
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
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負定斗秤以息姦
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
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
詞訟以省勞費脩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
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乳民各道不率循
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
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

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愈夫愈遠矣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甚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蓋
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
彈壓百寮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
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以嘆者
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
亦以刑名吏目之重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
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
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卽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

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者
得理枉伸寃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
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爲可殺而後以
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
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
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
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
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劾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
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
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

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據著者重輕定擬於院道
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
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
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
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
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
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
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在其咎百司庶

府不任其咎舍督學誰與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
賓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豔天
下士天下士不啻謁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
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
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
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
已屬紛華外慕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利慾熏心之語
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向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
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爲利祿之場以詩書爲富貴
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

如是而授之天下國家之寄令其敷理義身心之教以成
穆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
英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
反足以壞英俊英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
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
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
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
者可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
千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
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

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
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
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
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
勉爲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
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
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脩已治人
之術爲科條以進德脩業之實教諸士立以章程時其糾
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
以脩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瘴惡當

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
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
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
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
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
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
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盜不除
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

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貲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歎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木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畱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

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正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爲有

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匯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

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姦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譬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

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陞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其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灑灑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爲事則府佐所同也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卽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則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

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
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
有利我爲興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
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剪之嫖風賭博扛幫
癡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
民生不安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
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
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
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姦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
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狼虎舞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

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游手閒民
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
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爲興之
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
杜之聚眾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大甲負累鄉夫騷擾
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
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
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
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
謂知此州是爲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

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且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高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卽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冒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任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使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

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脩已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用之責豈區區索賚見勒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其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

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卻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託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輒聽卑快支使性慵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所向上者之所恥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爲輕則戒飭重則拿問後悔何追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一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挂椿頭繩

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辭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况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爲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

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櫺櫃櫃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况監牆重重門戶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防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羈絆之具獄官吏禁不能逃

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歐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未得霑恩穢汗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樞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鑄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言其餘慶矣

課稅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

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
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茗帚疋布上街擔篋入市
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
官指此爲科歛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針頭削鐵
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
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
已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
行拏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
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
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執開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
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
苦處沾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
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常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
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冒累累不
過騾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
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
倍扣還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錢者賣放
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

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拏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巡檢之職

巡檢之故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搔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

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論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因盜全不緝拏只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拏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太原論屬附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

丙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于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鱉咸若鳥獸魚鱉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帖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子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子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

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由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惓惓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的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吊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

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三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明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纏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脩政立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奈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已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

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諧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紛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丹災祥之窟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殷勤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牛不可破矣第八百人嗜利耽耽如集壇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

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
 惻隱之真心遂死矣所民物付託何人倘一深思可為慟
 哭天生此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為
 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為大媿本院無
 所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顏光衷官鑑

先生名茂猷福建
 平和人崇禎會元

宏謀按官鑑者顏光衷所著廸吉錄之一類也原
 書專從因果報應立論然所採故實皆出史鑑其
 事理正自確不可易夫果報者數也數或有時難
 知理則千古可信居官者聽其數於在天而守其
 理於在己豈非所謂腳踏實地者哉至於鄉紳中
 未仕者將來皆有從政之責已仕者即今日之從
 政者可知鄉紳之所得為與所不當為則將來之
 從政也必不苟而從政者於鄉紳既不致忿疾而
 失平亦不敢徇私以害公更可即此而得倡率化

行正通考 卷二
導之方以收易俗移風之效豈不美歟

狄仁傑爲宰相有元行冲數規諫謂仁傑曰公之門珍味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歎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已復薦張柬之爲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自古聖賢豪傑無不以得人爲急漢高問人於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於韓相拔陳平於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子於塗卽修幣定交其汲汲於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

急簿書不知正本又見一二卑賤儒紳奔走可厭一概陵

其門戶尊已陵人是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能得人不成大功誠使君相至於守令鄉紳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

朝廷政事草野風俗均待人而成

唐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摯之奏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誅之行刑之際悰大驚暴卒長子無逸相繼而死議者以悰恃權貴在刑戮獲茲報焉夫杜悰不過作貴倨態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人於死折

已之祿則我慢之為累也居官長吏以禮節辜怒人低昂人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依傍道理謂匡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為過孰知皆為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害人仍自害何嗟及乎

中有成見有一分道理便看作十分皆所云依傍道理為客氣所使也戒之哉

宋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形於色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蘊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嘗論王安石曰為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為一已而不為天下也

有才而無濟於世皆坐此病

錢若水字長卿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其殺

誣服具申獨若水遲疑錄參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呼女父母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且曰此推官之友也富民詣若水來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知州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歎服錄參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問之擢知制誥進樞密副使此一事也有三善焉讞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為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爵賞為錄參地三也以為下

則仁以爲上則恭以爲同僚則恕世之小善小德惟恐大
不聞知者視此寧不愧耶

明孝宗爲皇太子有典璽局郎覃圭 溫雅誠篤識大體通
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道 東宮之功居多四書
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
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至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
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
上有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念局然經見吉至以孝經自云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講云先生喫茶內

侍張熾弄之吉日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後孝宗爲仁聖之

主弘治之治皆以歸功覃吉云

內官中能如此居官
見大識體可爲者法

修隙者多起於盛怒蓋官長威福弄得慣手見有拘逆老
目然容受不去一縱其威誰敢諫止然此固有二如張詠
之吏仁偷盜弄法又挾抗官長此不可貫若乃受屈難堪
理直氣揚又有見官不慣回識進退者此所當諒者也一
慨盛氣知之則曲直倒置巧者勝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
私心悔之然雷霆彈壓已破損矣諺云一世爲官百世冤
蓋恐隱伏利害峽崎情僞害人不少况復任性出之乎且
任性則火性愈起久且以爲固然不問是非矣欲惠民者

宜除此一根虚心以聽情理之自現也法之十不可不

堂常作此思

凡媚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為累自有聞其名雅
相墓重及至面前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
仇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
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隕也勢相軋也而彼賢
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足處往昔
慕德已認為錫敬今朝嫉賢良覺為平心矣夫是之謂實
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所盡得化人而用
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
平情挺身為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為子孫

黎民造福也

賢才亦有許多難耐處容賢亦有父使許多難處惟真心好賢者止知有不計

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尊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
能獨滿獨則無矐竝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
臯夔周召郭李韓范並輳於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晁
映於前後不聞隻手空拳有駕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
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
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
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只勉強拋卻忌根仍在恐有
決裂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聞謗而怒者讒之因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諸言之入

起於好諛士人得一第後諛佞盈耳雖骨月至親有不肯以直言自取疎忌者何況外人及名位愈高則拂意之言益復不聞故一言不當卽謂爲輕我謂爲抗我謂爲不識持務謂爲新進無知而萋非之口得而中之矣若虛心受言聞過內省讒言何自而入哉愚謂士大夫先能受言而後可以納諫望人主若窮措大謬膺一官輒已子聖自雄則泰疏必不惊摯論事必不透徹國家何賴焉以公忠商鞅吳起韓非李斯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寧失不經奸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起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督責致治卒毒天

下而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法上運用無得情哀矜者爲之主持則往往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以爲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蘇綽于宇文泰時拜左下典幾密始制文案式倣周官滅冗廢置屯田以贍軍國文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惇朴不欲化於澆僞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而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單劣之戶無牛之

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
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卽閭胥里正
猶必擇人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
而虧帝道况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
當斟酌貧富檢舉胥吏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穿
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在綽性儉素
常以喪亂未平爲已責博求賢俊共引治道愛人如慈父
訓人如嚴師是真用世之豪傑也今雖有飽熟經書揮霍
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兵難之時乃有此

六條均關至訓人如師
治愛人如父尤爲切要

唐相魏徵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之後未易格心徵曰不
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封德彝
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
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
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
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致身太平豈非大亂之
後耶若謂古人澆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爲鬼魅
矣上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值絹一匹二年
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
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

戶不閉行不齋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徐有功初爲蒲州司法寬仁爲治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其斥之任滿事泊不杖一人刑措之風其近如此
今人爲未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恐亦力量未及不可厚
誣民心也力量未及總由愛民之心未能真切耳

天下至廣萬世至遠雖萬手萬目以救濟斯世而猶未足
也故最急度人勸人做好事也謂必聖賢而後度人非也聞
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事談善言說善報則度已多
矣中間轉移之機自有愈進愈精處極至變化恰合而不

自知也然度衆人之人又不若度度世之人

有救世之權者也得

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先俟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
矣聖賢經世傳世皆此一大事在

獨爲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所救濟
何限大畧化一幽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卑賤人不
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行
交遊善人要得此善脈滿世界則福德亦滿世界矣舜之
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爲善耳

有一士子受徒爲業日思濟人利物而貧窮無力因見世
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遂畱心教道曲意造就果以積德

至貴顯焉今之學校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為利斯溥矣長吏之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耳

能吏多以教化為不足為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如謁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慾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獎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視為無緊要事著意舉行自有風勵意思要須品真意真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尤為喫緊若以此勸化父兄因而參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以上教化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為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之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諸為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龔遂守渤海帝問何以治遂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遂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鉏立解散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及黷吏豪民奸邪主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及出行縣輒披籍收取卽豪猾莫能以勢力變作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翁歸之政似太精明矣然得其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肖最吏治之喫緊者惟先事參伍某里賢縉紳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旌拔可行耳目可寄教化可傳子賤宰單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屈其力以過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暱之又或過而慢之鬪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過莫別黑白祗恣喜怒求其如翁歸之綜核不得也况有舉一風百使枉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

以精明體察民情故不傷于苛刻適足廣其化理

郭伋轉并州牧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

求者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問君何日當還後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二日假以為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官長審狀及編刺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一陰德事也時時體察下情事不失恩信可為

居官要術

宋王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輪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羽代輪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部悉如濟所陳夫使民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調護

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長民者盍加之意哉

近評訟大行矣即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之律一嚴庶可少訟即訟亦不至兩造鬩然也最患在左右原告雖黃審語以鼓煽其風呂刑獄貨非實惟府辜功此之謂也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也大畧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居官全活生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已然也當其

從政道考 卷一
顛困欲斃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
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
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
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
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
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
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
事而矜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注
矣是在爲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以上循良
夷齊清民到於今稱之其異性也有以清真見忌者皆由

立心憤激以氣陵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
倒他蓋雷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
若見刻苦勵行之儔便要汗巖他顛頓他責以所必窮則
其人立心先是媚嫉路上人矣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
雖隆貴得祿賜散與故人親戚輒盡子二奕奕奕至中丞
死節贈貞烈奐陝州刺史清廉帝親題贊廳事褒焉維杞
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曰使貪焉
若何曰命旣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也卽使幸獲而損
已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爲債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
而貧嘗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

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遠拚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竝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禍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

喚醒官場中計利者

贖貨則必酷彼以為不打則羣情不警實賄不來也贖貨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贖貨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為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長短既為所挾剛

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亦為賣放受枉法之賊轉而樹威奪小可舖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罰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賄則千人執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俑如元載胡椒八百石似道糖霜八十甕其積蓄亦安在哉官長又當禁下僚之貪不獨以清白自了也清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為下矣

凡嗜酒嗜淫嗜財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殉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

至老境卻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以上廉潔

救荒有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巨川如京都邊塞之地屯田鹽法均須平時經理又如各省水利之有無風俗之奢儉必當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經畫者則爲脩之教之或須借裕鄰方者則爲調之劑之又如折色本色顧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觀相而脩水利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遏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至於常平倉

義倉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餒之老流亡之人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

此哉

康濟錄先事臨事既事最爲救濟要策此亦深得其意中有可以參觀推廣故錄之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早有水穀種旣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故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民不艱食又名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時奏請截留而以其

雜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宜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竝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饑民傭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夫畧賑濟之

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珣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卻以此錢約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糶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方圖賑濟先付里正抄劄實未有定議也村

民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卽散米裹糧旣竭餒死紛然濁氣薰蒸癘疫隨作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况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糴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

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識見過人遠甚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強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

切中近時
賑荒利弊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千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

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
卻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三十二萬束候
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遣種勸種豌豆卒
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養願都
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財爲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
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以上救荒
漢陳實字仲弓潁川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實
爲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甯爲刑罰所加
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實陰見之呼
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久

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已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實曰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
無盜者後除太邱長以三公徵不起高年八十子紀諶齊
德時稱二賢紀爲尙書令紀子羣爲司空並著高名時號
三君實與李膺范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
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矣
管甯避亂廬山鄰有牛暴田甯爲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
大慙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甯多買汲器置井
傍待之既間乃各自悔責講詩書陳俎豆明禮讓所居鄰
舊鄰里有窮困者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爲不可及而卽之熙熙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夫管甯一士人便能化俗如此今世種種做風守令之化也十居其五士大夫之化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某里某都各擇善士互相傳勸有不率者擯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董子姓以先帥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卽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薄也非所忍道矣俚語

云万起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誤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卽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鄉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尙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

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爲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粱子弟習成性氣頤指驕人且以老成爲迂闊以脫畧爲

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灑埽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
最喫緊也

鄉先生能以化俗造士爲念則爲善於鄉成就不少夫出
則爲伊周處則爲孔孟者惟鄉紳爲然耳若乃黑白其眼
而雌黃其口則非所謂士矣
士夫以化俗爲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其窮乏而
後善念可興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以勢力爲之用耳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爲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弟子先
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繩放縱取檢甚者父兄只以聲

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以爲善教也一朝
得志其凌厲傲慢甯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弟也而曰
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其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
福教養子弟達財利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
其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基昌基熾
何有哉

人之力量本參天地况列於薦紳之中則經世風世皆所
能爲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有德業令望聳一世者則
利害賴其條陳善良賴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
聲氣此於福人甯可計數諸如窮親故戚非無空乏亦有

行正與夫
卷二
冤痛然如已未顯達相似以曲直付公庭以盈虧關造化
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爲區畫而隱爲調理可也若使之
炙手瞋目爭產競市則所恃何勢毋論知與不知而其罪
惡欲以誰誘哉故當靜以鎮之恬儉積德必有彌昌彌熾
日子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一朝之
患矣以上
鄉紳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號甯
人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日知錄所載政事皆探本之論而義正詞
嚴是非可否之間不少假借所謂較若畫一者是
已至敘述往蹤上下千百年瞭如指掌皆有獨知
獨見豈徒以博物見長哉先生畢生未嘗一日歷
仕路而所論治道皆親切得理規模宏遠鉅細不
遺由其平時讀書隨處體認與世俗記誦詞章之
學無裨世用者不同耳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交實諸筐篋非惟盡飾之道亦所
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

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閭人之手後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
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
對管甯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
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
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
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
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
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日聯兄弟而
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

於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
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
相怨而餅鼎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
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清靜民以甯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
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激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探本之言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
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

有恆心不可得也

可見省役息事亦所以保此恆心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漢光武時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遣使者下郡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其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候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盜多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

並解散徒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讀此可見率作興事之勤授方任能之畧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莫急

於勸學獎廉二事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改無所不爲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口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謚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畱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厯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甯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散五分之
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雷十騎
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
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
而已道豈遠乎哉

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
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于三
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
而已道豈遠乎哉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
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旣
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真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
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
繖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此近
曰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
息之政至於網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
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于
貨賂也

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此今日
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
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晉陶侃勤于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謔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
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撲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
璟爲殿中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
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
刺史面辭必殷勤誠敕曰毋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

行正遠矣 卷二
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湯子遺書

先生名斌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文正從祀廟庭

宏謀按先生德器深厚學術純正自監司解官從學十年被徵乃出撫吳二年百廢具興頑懦廉立幾於風移俗易矣今數十年之久士民謳思常如一日非至誠相感其可強而致乎茲採遺書中可
以風於有位者錄爲一帙恨不及見先生而讀其書如見先生朝夕展誦冀以少祛固陋云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欲驅浮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止見其苦如商賈之徒圖是奔競之

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為生故遂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安於農而樂為之則遊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

富者能貧者能不思富止許藉庇于富不可肆惡于富則風俗自厚何嫌貧富相耀也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三隕命折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欲發倉儲秋糧以資俟來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督鎮以為然各營弁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

做而行之者卽善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烏物回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

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

由科第者固當有愧生奮卽不由科第亦可以勉矣

間爲政當以順民情爲第一義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卽如我在贛州作道時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梟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請益力因令押送市曹百姓震恐避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真保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卽賊衆果至我自有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賊亦大呼曰

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
尋賊敗去竟無警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究生
心保無意外之變乎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理耳由
小民所見不遠故順不得更有許多偏心私
心亦是順不得的故明理最要○以上語錄

睢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千年來疏濬得宜宜
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柳緩就急既以慰河
臺四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收助之功新派柳梢接續上納
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
執事不過略為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
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

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日枝梢各年派定不
便挪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
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為棄物
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即或
培固堤堰為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
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遑踴躍上納更自敏速與馮郡判

書

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
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員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
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

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宏濟時艱
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
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
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
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答來襄水書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
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
此漢代循良所為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
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
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

有效可觀矣是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聞以呂司寇公諸
書課子弟此書最善人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
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
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
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
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更聞勇於
拔薤疾惡過嚴此亦初政宜然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
既嚮風威嚴宜弛與王柳仲書
吳下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慮分嚴切遇有被盜便與
失主為讐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勢不可掩者逼令

改強爲竊甚至昧卻良心輒挈家屬婦女審詢坐以是姦
非盜敲棧並行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卽
申報矣奉文勒緝往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
餘不盡不止其意總要失主有不致不諱之勢而後官長
得安然遂其諱盜之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爲盜是
官長實盜魁也如此作官惟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
身家性命不但上負 朝廷抑且絕滅天理每日坐堂開
衙乘輿張蓋何面目與民相對乎 此數語喚醒俗吏多
矣 禁毒盜告諭

魏環浮寒松堂集

先生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刑部尙書諡敏果

宏謀按先生所著庸言有關於立身行己者已探
入訓俗遺規茲復於前集中節錄數條爲士大夫
居官之鑒先生學問以不欺爲本故胸次光明議
論愜爽足以破流俗之惑而振委靡之氣誠居官
至言哉

天下之事有真事須天下之人有真心無真心而做真事
必不得之數也前讀先生迂闊一說盡乎天下之人矣而
總歸於大法小廉之一語又讀先生妄談五款盡乎天下
之事矣而總歸於治人治法之兩端今日正坐此弊耳因

循者曰力不能也貪昧者曰時若此也豈無賢豪亦曰掣
吾財矣行不得也大事不敢任小事不屑為尚安得復有
真心做真事者哉某竊自愧欲死矣欲以信朋友者信
君父而先不自信求所以居仁由義不愧不怍如先生首
篇教我者蓋真真難之所謂真人面前不說假語也若止
循分盡職豈今日之所急哉 答高念
更書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
勸不若以名節勸之之為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
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為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
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 寄畢亮
四書

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
自愛者愛身以嚴父子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

與秦偓仙
學使書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妄謂即事即理並言語
亦可省卻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
必能立定腳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談
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
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為善八箇字耳 答郝
雪海

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之
教弟閭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

庶君命可以不辱矣

答劉輯五書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羅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細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敘間闊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子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

不白子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

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

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

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人無終身不去官之理只要論

為何事去官或公或私不可不辨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

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可見地位

高一層則責任更重一層非虛擁其名而已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

其質白其味冲其為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

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之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人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於赤子甯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梠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甯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梠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以上皆庸言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戶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功名二字得此闢發與世俗所云有義利之分

真是同
琳各夢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
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與自己立心制行之道
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
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生之事爲事

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語雖闊畧
義蘊眇括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人九終日揚人之

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三

明此方能濟事
不僅厚道而已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撻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
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撻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

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
捐性命不足以償也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
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
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卽爲薄待天下之人
不但問者如此立論緣本人亦
無不如此設想也可歎可歎

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

公名成龍字北溪山西永甯人官兵部尚書

宏謀按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終日簿書勞攘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于公六戒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爲簡要矣篇首提出天理人心四字爲牧民者痛下針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愛其殃者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澤者哉願諸君子以此四字懸之心目之間也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乎至誠保民者亦當恤其饑寒勤其勸化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或事有掣肘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

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撻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

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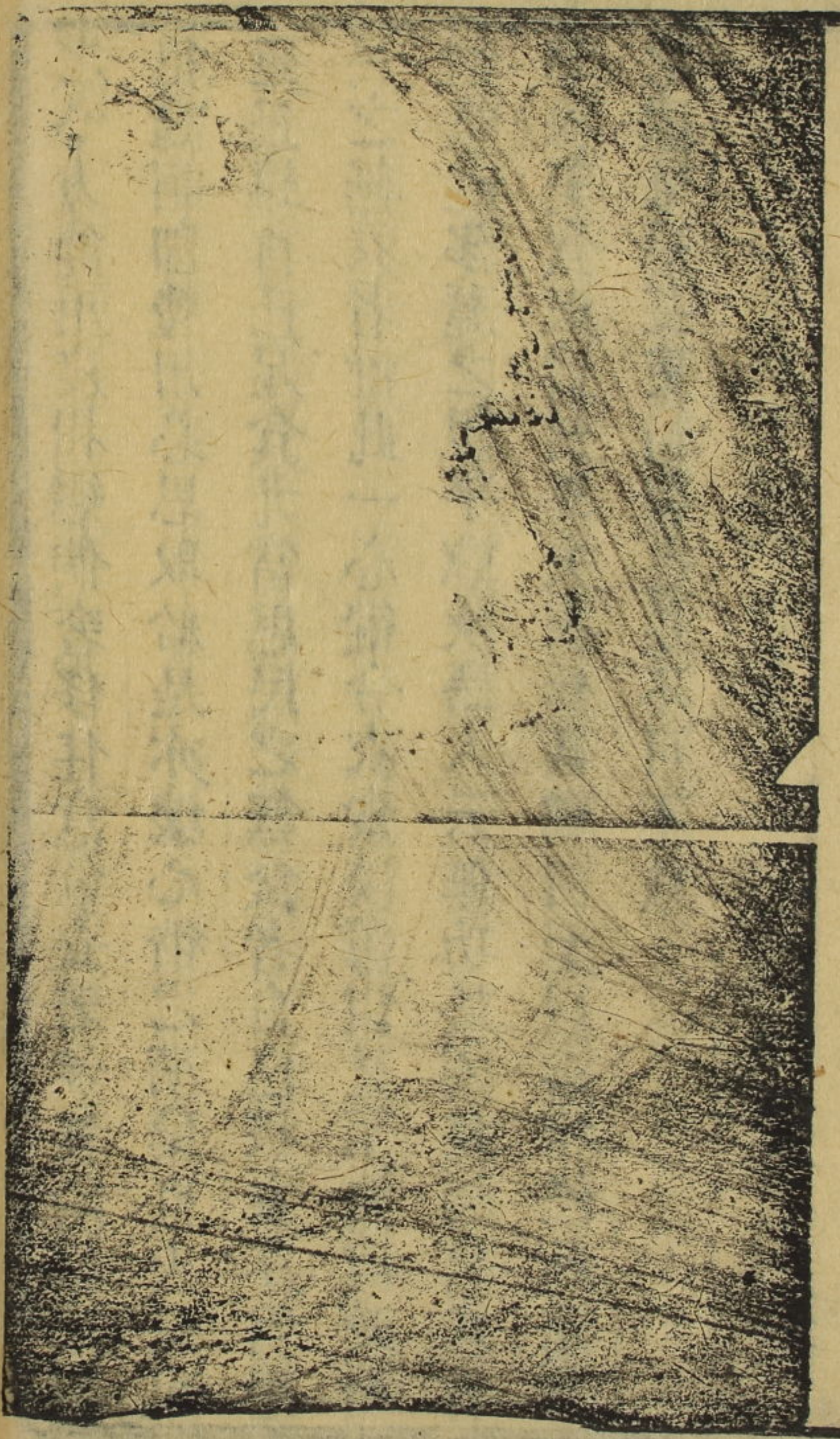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大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濫水民應辦正額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賄馬與兵馬行糧草豆

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錯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上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任意苛斂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從政遺規 卷二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而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者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之盡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蔡文勤公書牘

公名世遠號梁村福建漳浦人
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

宏謀按梁村先生未嘗一日為外吏而致書於人
及為人作序自督撫以至郡縣勤勤懇懇無一語
不洞中窾要良由平昔考古按今體認真切所謂
原本經術有體有用者也其言治也大概以教化
為先凡俗吏之所視為迂闊者獨言之親切而有
味焉居官者苟能力行推廣則趨向既端措施自
遠風俗人心庶幾有益乎

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
事已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

後政遺規 卷二
感也况興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積而美積可爲珠重良工之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爲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未必悉底於有成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漢之董仲舒賈誼已足爲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已足爲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已足爲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如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冶而未成歟

與滿中丞書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

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傲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
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傲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能兼者正吾所謂傲懼之心也傲懼之心非畏蒞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

後此遺方 卷二
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也

與陳滄州書

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体不妄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強而

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迺矣

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教孝弟敦睦嫻懲誣黜息訟爭以事至者詢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

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為利藪者本心既
失殃及其身者也循吏傳序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誠以
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
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於治民者卜之誠之道
貴祿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也靈雨詩序

親民之官可以為所得為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
以為所欲為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
難而可以為所可為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
以興學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已者

不虛于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蹶毋徇已私毋耀聰
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為吾子往矣我將逝聽風聲焉送王璞完

嘗聞之安溪李文正公曰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
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
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
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
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
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奏越
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

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 鶴山祖祠記

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為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八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 與滿制府書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宏備淮安人

宏謀按勉菴著寶善堂格言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故於居官格言獨詳觀其所云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二語洞見致治之大原可藥俗吏之錮弊其餘言刑言政大率不外此意居官者果能事事留心處處推廣於以日行萬善不難矣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平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

欲政遺規 卷二
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檢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憨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已之喜怒官雖至尊不可

以已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救危以刑獄逼迫爲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卽係定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

間也

常念及此自不肯隨
意輕重任性寬刻矣

葉南巖爲蒲州刺史有鞏閩者一流血破面腦幾裂公
有刀瘡藥自入內擣藥傅之命扛至幕廨中委幕官善視
勿令傷風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讐家於獄而釋
其餘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
人死卽一人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干証連繫不止一
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人情欲獄勝雖骨肉亦甘

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看得民命極重多方保全不專以問抵了事故

肯如此體貼非姑息也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

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

無忝所見甚大故能如此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

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范文

正公為第一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

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

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

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

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惟怨而後能公

不易之理人自不察耳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

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

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

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甯不疼他疼我有何忍若是情真

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甯無損福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
在萬世者謀之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嗇子孫易
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
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蚤為發
落而令其淹久也

平易便民為政之本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眉公
言執審察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間便造
無量大福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為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
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為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當為地擇官若徒以地苦其
人而曾不顧其人之苦其地也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嘗存生意乎
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四在為人

名政遺規 卷二
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嗔人有炎涼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溼蒸冬有皴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陵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帛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刑罰當寬處卽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欽
湖廣湘陰人

宏謀按古人言行皆抒其心之所獨見未嘗以此揣合後人而干載以下之人心無不昭合利弊無不切中者無他古今止此情理耳朗川所纂嘉言善行殊多已見於宋賢事彙及他編者皆不錄大約皆隨時採集不復次第惟取其合乎情理足以爲法示戒而已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礪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

行正通考 卷二
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句句耐人尋味可當座右箴銘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置身於外

則無所顧忌設身其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取人之直恕其顛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

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女子陰性故嫉妬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

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指點親切甚發猛省

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

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

行而遂可譽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清而不理民事情清而不合

人情清而不防流弊皆批政也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

法用刑其罪無論即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容奸

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

後政遺規 卷二
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王玉池令金鄉揭一聯於堂曰眼前百姓卽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

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母恩情意與梅溪西山同

吳文肅公子璟素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心暴且不由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或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

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

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承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

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涉世

於周旋世故用世則期於利濟民物心有公私廣狹之分故所成就亦異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

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

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

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

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

存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石濟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

猶臚之於物一汙而不可滌者也况我取一也則下取百

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

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

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

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交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

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

誤也則踈整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

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毋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毋有跛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緣以爲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瘋憂之瘁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言清慎勤惟此最爲切至

閱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

朱子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其下值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

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稔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故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一又可以抑僥倖廣貯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禘則盡蠲之於以惠

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

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
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
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併歸揭之楮間以
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成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
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
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
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
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
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儲
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

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
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
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
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
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
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
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移遂能爲鄉
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
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
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

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於一鄉而已也囚書其本末

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社倉利弊該括無遺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

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父老二語可謂當頭喝棒矣

范忠宣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道經河南少憇村店

有翁從內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顏丞相乃其家子乎曰

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

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

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

為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

為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鬪者全人名節與人自新功德無量以此為報應也

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

如臣父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清恐人知非矯

也此中有無限經濟妙用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眾人與以治世之

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盲福之人也乃不念造福之理事

事為盲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豔

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為自己盲福計且為子孫盲

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厦欲構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

從政遺錄 卷二
搜索橫財以供高福之用噫誤矣上天生爾為造福之人
今反為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造福高福
一念居官

者人鬼
關頭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為泰州牧常快快不視事魏公聞之
歎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雖嫌官卑職小
絕不念現前一

官如何稱職官負人平抑
人負官平闕此可以省矣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解者幾二千
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語曰客邊檢橐渾無硯
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
天

西魏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

輒毀孝寬當墩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

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

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

氣蒸暑為植柳繫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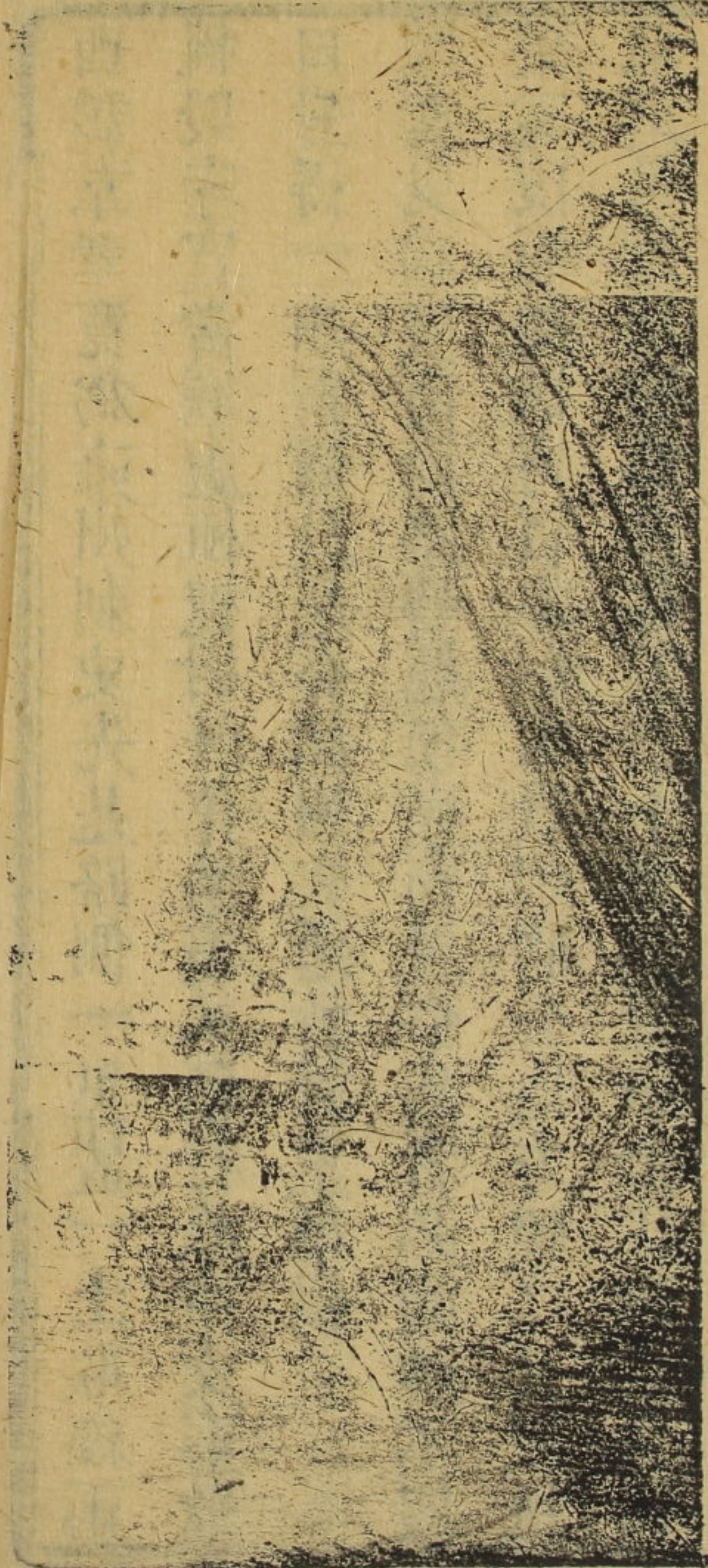
死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

濫準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

從此遺夫
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婿其家汝女得
所矣令即日成婚



從政遺規補鈔

呂新吾刑戒

宏謀按呂公為政尚嚴明不尚姑息今觀其刑戒
委曲愛惜無微不至以此見用刑時其心思固息
息與民命相關者也夫於當刑者尚有所戒而惟
恐或傷之況不當刑而刑其戕人生命上干天和
也可勝言哉有司時時省覽此戒庶無愧於祥刑

五不打

老不打血氣幼不打血氣未全且老幼病不打血氣未平
劇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饑寒切人打我不打或與人

從政遺規

卷二刑戒

七

名正法 毆而來或被別官已打又打則打死之名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 天演之派即無名封亦勿輕打 官莫輕打 倉
巡驛遞除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為 生員莫輕打 干係諸
官妻子僕從相對報顏多自殞命 上司差人莫輕打 非恤此輩投鼠
有事輕則行學戒飭重 上 司 差 人 莫 輕 打 忌 器 打 雖 理 直
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 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 婦人莫輕打 其
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關耳非體矣 羞愧輕生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 人忿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
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宜多方 人醉勿就打 沈醉之人
警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

甯知禮法尚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管押酒 人隨行遠
醒懲戒亦勿置之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 路勿就打 涉辛苦又要
之 人 跑 來 喘 息 勿 就 打 喘 息 未 定 即 乘 怒 用 刑 血 逸 攻 心
必多損命宜待 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
心粗刑必不當 我病且緩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
宜檢點強制之 我見不真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遠爾用刑倘細
填 矣 知 甲 為 直 又 復 刑 乙 不 獨 甲 我 不 能 處 分 且 緩 打 遇 有
刑 為 冤 顛 倒 周 章 亦 為 可 笑 我 不 能 處 分 且 緩 打 遇 有
刑 若 浮 氣 粗 心 先 即 刑 責 倘 終 難 了 結 反 費 區 處
刑 若 浮 氣 粗 心 先 即 刑 責 倘 終 難 了 結 反 費 區 處

三莫又打

已撈莫又打 撈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易
不畜為其已傷骨故嗟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
平均是皮骨何忍至此 且下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
疾決難趁食切宜念之 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
招承此心終放不下 惟多方設法隔別細審合
其自吐真情於心 斯安此等刑終不用可也 要枷莫又
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
打 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躲藏擁圍
佳辰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宜曲體人
傷心憐不打 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泣傷
心正值不幸即有應刑尚宜姑恕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尊長與卑幼訟官亦分
長尊長准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
不是亦宜寬恕即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為因卑
幼而刑尊長也 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 即衙門人
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 工役鋪行該打為修
之名後即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
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即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否
欠光 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

三禁打

崇重杖打 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二足當中杖二小杖
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
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 禁從下
卷二 刑戒 堯

打 卑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斃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
 打 鬼同一破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
 兵受 禁佐貳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即
 此 衙遇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增有忖量而佐貳首
 領將勢要送來百姓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
 凡各衙人犯令其一
 一過堂庶知收斂

從政遺規卷二終

